

二语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研究

胡丽娜¹, 常辉²

(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外语系, 福建 厦门 361021; 2.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本研究采用句子可接受度判断任务, 考察了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 以及不同母语和汉语水平在汉语话题结构习得中的作用。研究表明, 菲律宾和泰国低水平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是否合乎语法表现出不确定性, 高水平学习者能够习得汉语话题结构, 并且他们对移位类话题结构的习得都先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对移位类和基础生成类类型话题结构的习得受到学习者母语、目标语输入和子类型话题结构特性的共同影响。另外, 二语水平在两组被试习得话题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 话题结构; 习得研究; 移位; 基础生成

[中图分类号] H 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1-0061-09

根据 Li & Thompson、Huang、Xu & Langendoen、Xu 等, 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 话题结构非常丰富^[1-5]; 菲律宾语属于话题不突出型语言, 较少使用话题结构^[1]; 泰语与汉语语法特点十分相似, 也是话题突出型语言^{[6]359}。汉语、泰语和菲律宾语之间的这种参数差异是否影响泰国和菲律宾学习者习得汉语话题结构呢? 他们能否习得汉语话题结构呢? 哪些类型的汉语话题结构比较好习得、哪些比较难习得?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话题结构

话题结构包括 2 个部分: 话题 (topic) 和述题 (comment)。Li & Thompson 认为, 话题是一个句子描述的对象, 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的事物或人, 述题则是句子话题的具体表述^{[7]85}, 因此, 话题一般是有定的或类指的。话题经常出现在句首, 后面跟着显性话题标记, 如呀、么、呢、啊、吧等, 也经常跟着隐性话题标记, 如没有语音表现的停顿。汉语话题化成分的语类很广, 有名词短语、方位短语、介词短语、动词短语或者句子, 其中, 名

词短语最为典型, 而动词短语和句子作话题的情况比较少。

根据话题是否移位, 汉语话题结构可分为移位类和基础生成类^[8-11]。移位类话题结构中的话题是通过移位生成的, 生成的话题结构具有句法语缺 (gap), 话题和谓语具有句法关系, 是谓语的论元。此类话题结构可分为 3 种: 第一种是宾语前移 (object-fronting) 话题结构, 即话题从宾语位置移位到话题位置, 并在宾语位置上留下语迹 (trace), 如例 (1); 第二种是左移位句 (left dislocation), 即话题从主语位置移到话题位置, 并在主语位置上使用与移位主语同指的代词 (resumptive pronoun), 如例 (2); 第三种是状语前移 (adverbial fronting) 话题结构, 即表时间和地点的介词短语、方位短语、名词或名词短语作话题的话题结构, 如例 (3) 至例 (6)。这里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是介词短语或方位短语省略了介词或 (和) 方位词形成的, 基础生成于述题的 VP, 移位至句首的话题位置形成了话题结构。例如:

- (1) 英语, 我喜欢。
- (2) 这位医生, 他很有耐心。
- (3) 在中国生活多姿多彩。

[收稿日期] 2021-07-01

[基金项目] 中国侨联青年课题 (19CZQK204);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重点课题 (FJJKCGZ19-345)

[作者简介] 胡丽娜 (1982—), 女, 福建泉州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二语习得研究。

- (4) 教室里学生们正认真听课。
 (5) 周末我们到处去玩。
 (6) 鼓浪屿人山人海。

在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中, 话题没有移位, 是基础生成的, 构成的话题结构不具有句法语缺, 话题和谓语只有语义关系, 但没有句法关系, 同时也不是谓语的论元, 只是整个句子的附加语, 话题即使删除也不会造成整个句子在句法上的不完整。根据话题和述题的语义关系, 这类话题结构也可分为3种(文中分别称为第四种到第六种): 第四种是话题与述题的主语存在领属关系(possessor - possessee), 如例(7), 话题“那棵树”和述题中的“树干”是领属关系; 第五种是话题和述题中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为包含或者整体与局部(whole - part, domain - subset)的关系, 述题中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是话题的子集, 如例(8); 第六种是关于(aboutness)话题结构, 即话题不与述题中的某个成分有关系, 而与整个述题有关, 如例(9)。

- (7) 那棵树, 树干很粗。
 (8) 水果, 我最喜欢香蕉。
 (9) 这件事我做主。

Pan & Hu 和 Hu & Pan 认为, 汉语话题不但是句法允准, 而且是语义允准, 所以, 汉语存在移位类和基础生成类两类话题结构^[8-9]。泰语话题结构相对比较丰富, 各类句法成分均可移到句首充当话题, 如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小句等, 话题标记的使用也不是强制性的, 可用也可不用, 话题标记“**นั้น**”和“**นี้**”用在正式用语中, “**นี่**”、“**เนี่ย**”和“**นะ**”用于口语中^{[6]359}。本研究的6种话题结构在泰语中都有存在, 例如:

- (10) ที่สุด สวย สีนแดง ตัว พวกนี้ เสื้อ (Burusphat, 1989)^[12]
 衣服 这些 件 红色 漂亮 最
 这些衣服, 红色那件最漂亮。
 (11) ช้าง จมูก ยาว (Iwasaki & Ingkaphirom 2005)^{[6]360}
 大象 鼻子 长
 大象鼻子长。

菲律宾语的话题一般用话题标记“ay”将话题和述题隔开, 话题标记也可省略。根据 Law 和 Cubar, 菲律宾语较少使用话题结构, 并且主要用于口语中^[13-14], 存在本研究的第二种、第四种及部分第三种(表示频率的时间短语不能话题化), 如例(12)。

- (12) Ang batang ito, siya ay napakaganda.
 孩子 这个, 她 非常漂亮。
 这个女孩, 她很漂亮。

二、文献综述

基于图片描述任务, Xie 最早研究汉语二语话题结构的习得, 研究表明美国汉语学习者很少使用汉语话题结构, 他们首先使用左移位话题结构, 只有高水平组被试才会使用汉语宾语前移话题结构和双主语话题结构^[15], 即本研究中的第一种和第四种、第五种话题结构。接着, 基于访谈、故事复述和作文, 曹秀玲等人采用可填空、接受度判断和作文任务, 以母语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学习者为被试, 发现日、韩被试从开始就迁移话题突出特性, 表现出明显的母语迁移, 并且所有被试对基础生成话题结构的习得较晚^[16]。Mu 考察左移位和双主语话题结构, 研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使用这两种话题结构的过程中错误率分别为 51.95% 和 52.34%, 但时间越长, 学习者的使用正确率也随之越高^[17]。

通过可接受度判断任务, Yuan 考察了母语为英语的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基础生成话题结构的情况。英语话题结构必须移位, 而汉语话题结构可以移位或基础生成。结果发现, 被试在习得汉语初期将句首名词分析成了主语, 造成了他们对汉语基础生成话题结构的习得较晚^[18]。Liu 不支持 Yuan 的研究结论, 他认为汉语初学者并没有把话题结构中的句首名词分析成主语, 而且已经能够建构新的结构, 他们在一些话题结构上的表现与汉语母语者相似^[19]。

Li 通过语法判断和翻译任务, 研究母语为英语的初学者学习汉语话题结构。总体上来说学习者准确率不高, 汉语水平越高的被试表现越好, 他们能够较好地习得时间话题结构以及移位话题结构, 但对其他类型话题结构的习得较差^[20]。Xiao 考察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学习双主语话题结构, 发现他们在翻译任务中很少使用该结构, 而且对该结构的语法判断的准确率只有 36.11% 到 61.17%^[21]。Yuan & Dugarova 研究了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能否正确辨识含有 wh 话题的句子。研究表明, 学习者能够识别与语篇相连的正确 wh 话题

结构, 但不接受不与语篇相连的错误 wh 话题结构, 由此否定“接口假说”(Interface Hypothesis)的观点——句法与语篇的外接口知识不能够习得^[22]。陈祺采用偏误分析的方法考察泰国、越南留学生期末考作文中出现的话题结构, 并按学习汉语的年限将被试分为初级和中级组, 结果表明, 泰越留学生使用领属、施动、受事、同指、不同指和关涉 6 类话题结构的情况相当, 习得顺序大致相同; 汉语水平起到一定作用, 而不同母语对话题结构的习得没有显著不同^[23]。胡丽娜等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从“可加工性理论”视角考察了母语为英语和日语的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 母语和二语水平对习得汉语话题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和迁移都不完全符合“可加工性理论”的预测^[24]。

以上文献均考察二语学习者对话题结构的习得。近年来, 也有部分研究者采用在线任务考察学习者对话题结构的加工特点和机制。Yuan 采用自定速阅读的方法, 考察了 44 名母语为英语的汉语高级水平学习者和 23 名汉语母语者对汉语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的加工。结果表明, 英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一样能够利用句法信息加工汉语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25], 不支持“浅层结构假设”^[26-27]。曾涛等也采用自定步速阅读任务和语法判断任务考察 44 名越南留学生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加工。结果表明, 母语为越南语的学习者在加工汉语话题结构时优先利用词汇的语义信息, 相比汉语母语者, 他们的句法表征构建更加浅显、更加简略, 支持“浅层结构假说”, 同时还利用“接口假说”解释越南二语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加工难度以及他们与汉语母语者的加工差异^[28]。

综上所述,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对话题结构的使用并不多, 他们先习得移位类话题结构再习得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而且在习得汉语初期没有经历话题突出阶段。然而, 前人研究主要考察母语背景为英语的汉语二语学习者, 少数考察母语为其他种语言, 如曹秀玲等考察了日、韩学生^[16], 陈祺考察了泰国和越南学生^[23], 而王文秀考察了老挝学生^[29]。很少有同时考察母语为话题突出和话题不突出语言的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将采用句子可接受度判断测试, 考察菲律宾和泰国汉语二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话题结构, 并探讨汉语二语水平以及不同母语类型在汉语话题结构习得中的作用。具体研究问题: (1) 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能否习得汉语的话题结构? (2) 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不同种类的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有何异同? (3) 二语水平和不同母语背景对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习得汉语话题结构有何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 被试

本研究招募的被试是在中国某两所高校就读或者已毕业的华裔泰国和菲律宾留学生, 出生后在家里就不说汉语, 母语分别为泰语和菲律宾语, 其中通过 HSK 一级或二级考试的 35 名菲律宾留学生和 30 名泰国留学生为低水平组, 通过 HSK 六级考试的菲律宾留学生及往届毕业生共 26 人为高水平组, 通过 HSK 五级或六级的 32 名泰国留学生也为高水平组。另设有控制组 27 名, 其母语是汉语的某大学大一学生。被试的具体信息见表 1。

表 1 被试的具体信息

组别	人数	年龄	汉语水平	汉语学习经历	在中国留学经历
菲律宾低水平组	35	9~12	HSK 一级或二级	1~2 年	2 个月
泰国低水平组	30	18~20	HSK 一级或二级	1 年	3 个月以内
菲律宾高水平组	26	18~40	HSK 六级	4 年以上	3~4 年
泰国高水平组	32	22~25	HSK 五级或六级	4 年以上	2~5 年

(二) 测试工具

本研究采用句子可接受度判断任务, 参加测试的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测试句做出可接受度判断。30 个目标句和 30 个干扰句随机打乱, 目标句包含 6 种结构, 其中每一种话题结构有 5 个句子, 30 个干扰句都非话题结构。另外, 为保证被试能够充分理解测试句, 60 个句子都尽可能选择最简单的汉语词汇, 而且为了尽量减少词汇和句长对判断任务的影响, 句子尽量保持相同的长度。测试句采用李克特 (Likert) 五级量表, 完全不可接受为 -2, 基本不可接受为 -1, 不确定为 0, 基本可以接受为 +1, 完全可以接受为 +2。

(三) 数据收集与处理

95 名菲律宾汉语学习者参加了测试, 分别由任课教师或研究人员监督, 分 3 场完成, 排除 34 名回答不完整或者在家里依然讲汉语或者闽南语的被试, 最后有效数据为 61 份。75 名泰国汉语学习者参加测试, 分 2 场进行, 排除回答不完整或者都选同一选项的答卷, 有效数据为 62 份。控制组去掉 1 份全部选择 1 选项和 1 份回答不完整的答卷, 有效数据为 27 份, 所有被试测试用时均不超过 10 分钟。

(四) 结果

表 2 列出了菲律宾和泰国不同水平被试以及汉语母语者对移位类和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判断的均值和标准差, 从中可以看出被试对两大类汉语话题结构的可接受度判断情况。

表 2 被试对两大类汉语话题结构的可接受度判断情况

组别	移位类话题结构		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菲律宾低水平组	0.135	0.441	0.025	0.573
泰国低水平组	0.478	0.500	0.256	0.585
菲律宾高水平组	0.836	0.465	0.767	0.498
泰国高水平组	0.915	0.548	0.673	0.910
汉语母语组	1.188	0.545	1.010	0.573

表 2 显示, 每一组被试对移位类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都高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高水平组被试判断均值都远高于相应的低水平组被试的均值。以两类话题结构类型为组内变量, 以汉语水平为组间变量做 2×5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话题结构类型 ($F = 19.540, p = 0.000 < 0.001$) 和汉语水平 ($F = 7.534, p = 0.000 < 0.001$) 都有主效应, 但汉语水平与话题结构类型不存在交互效应 ($F = 0.773, p = 0.544 > 0.05$)。由此可以看出, 被试对移位类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显著高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而且汉语水平越高的被试越能接受话题结构。Scheffe 事后检验还显示, 菲律宾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之间 ($p < 0.001$)、泰国低水平组和高水平组之间 ($p < 0.05$)、菲律宾和泰国的低

水平组分别与汉语母语组之间 ($p < 0.001$) 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判断都存在显著差异, 菲律宾和泰国的高水平组和汉语母语组之间的判断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也就是说, 低水平组被试与高水平组被试、汉语母语者的判断都存在显著差异, 而高水平组被试的判断与汉语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汉语水平越高, 他们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就越接近汉语母语者。

表 3 列出了各组被试不同选择的频数与比例以进一步考察被试对话题结构的判断差异。选择 -2 或者 -1 表示被试拒绝话题结构, 选择 0 表示被试不确定话题结构是否合乎语法, 选择 +1 或者 +2 表示被试接受话题结构。

表 3 各组被试对话题结构判断的频数统计

组别	不可接受(-2 或者 -1)	不确定(=0)	可接受(+1 或者 +2)
菲律宾低水平组	332(31.6%)	327(31.1%)	391(37.2%)
泰国低水平组	225(25.0%)	249(27.7%)	426(47.3%)
菲律宾高水平组	64(8.2%)	180(23.1%)	536(68.7%)
泰国高水平组	189(19.7%)	127(13.2%)	644(67.1%)
汉语母语组	82(10.1%)	90(11.1%)	638(78.8%)

从表 3 可以看出, 菲律宾低水平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拒绝率为 31.6%, 接受率为 37.2%, 不确定率为 31.1%; 泰国低水平组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拒绝率为 25.0%, 接受率为 47.3%, 不确定率为 27.7%。一方面说明低水平组被试对汉语话题结构还处于不确定阶段; 另一方面说明泰国低水平组被试比菲律宾低水平组更加接受话题结构。菲律宾高水平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拒绝率为 8.2%, 接受率为 68.7%, 不确定率为 23.1%, 而泰国高水平组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拒

绝率为 19.7%, 接受率为 67.1%, 不确定率为 13.2%, 说明菲律宾高水平组被试和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接受度相当。另外,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不确定率越来越小, 说明他们对汉语话题结构越来越有把握。

最后, 表 4 列出了各组被试对每种话题结构的可接受度判断均值, 以考察他们对不同话题结构的习得情况。

表 4 被试对 6 种汉语话题结构的可接受度判断情况

组别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菲律宾低水平组	0.01	0.10	0.29	0.26	-0.28	0.09
泰国低水平组	0.29	0.17	0.97	0.36	0.10	0.31
菲律宾高水平组	0.85	0.62	1.04	0.88	0.67	0.75
泰国高水平组	0.59	0.79	1.41	0.77	0.45	0.81
汉语母语组	1.01	1.07	1.48	1.13	0.64	1.26

从表 4 可以看出, 菲律宾低水平组被试对第五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最低, 第三种最高。在泰国低水平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中, 第五种最低, 第三种最高。菲律宾高水平组被试对每一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介于 0.62 和 1.04 之间, 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每一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介于 0.45 和 1.41 之间, 说明高水平组被试对大部分汉语话题结构都比较接受。另外, 菲律宾被试对第二种和第五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都比较低, 泰国被试对第一种和第五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都较低, 而汉语母语者对第五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也较低。被试对 6 种汉语话题结

构可接受度判断的折线走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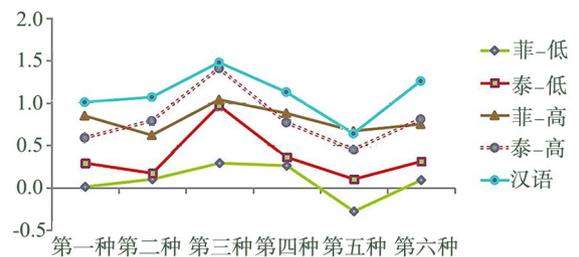


图 1 被试对 6 种汉语话题结构语法判断的折线走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 菲律宾低水平组被试对 6

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都接近0,说明他们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没有把握,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泰国低水平组被试对6种话题结构判断均值的走势图都在菲律宾低水平组之上,除了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接近菲律宾高水平组之外,其他5种均在0.4以内。说明他们的判断比菲律宾低水平组把握大一些。另外,两组高水平组被试的判断都接近汉语母语者,其中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6种话题结构语法判断的折线走势图与汉语母语者更相似,但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第一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远远低于菲律宾高水平组,而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远远高于菲律宾高水平组,甚至泰国低水平组被试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已经接近菲律宾高水平组,说明泰国被试对第一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菲律宾被试晚、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菲律宾被试早。

以话题结构种类为组内变量,以汉语水平为组间变量做 6×5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话题结构种类与汉语水平存在交互效应($F = 8.570, p < 0.001$),话题结构种类($F = 0.130, p < 0.001$)和汉语水平组间($F = 17.181, p < 0.001$)也都具有主效应。这说明,被试对不同种类话题结构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汉语水平对话题结构的判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简单效应分析还显示:(1)泰国高低水平组被试对第一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和汉语母语者都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菲律宾高水平组与汉语母语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菲律宾学习者对第一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泰国学习者早。(2)菲律宾高水平组对第二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汉语母语者有显著差异($p < 0.05$),说明菲律宾高水平组对第二种话题结构的习得还未达到母语者的水平。(3)泰国被试不管低水平组还是高水平组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最高,而且都与其他5种有显著差异($p < 0.001$),说明泰国学习者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最早。(4)菲律宾高低水平组被试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都最高,但和汉语母语者都有显著差异($p < 0.05$),而泰国高水平组被试与汉语母语者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泰国低水平组被试对第

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与菲律宾低水平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与菲律宾高水平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泰国学习者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菲律宾学习者早。(5)菲律宾和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第四种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和汉语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说明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都能够较好地习得第四种话题结构。(6)菲律宾高水平组、泰国高水平组两组被试对第六种话题结构的判断都与汉语母语者有显著差异($p < 0.01$),说明两组被试对第六种话题结构的习得都较晚。

总结起来,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相比,被试更能接受移位类话题结构;学习者汉语水平越高越能接受汉语话题结构,他们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也越来越有把握,且与汉语母语者接近;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总的来说比菲律宾学习者更好,母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都能够较好地习得第四种话题结构,菲律宾学习者对第一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泰国学习者早,对第二种、第六种话题结构的习得较晚,泰国学习者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最早,并且比菲律宾学习者早,但对第一种、第六种话题结构习得较晚。

四、讨 论

(一) 汉语话题结构的总体习得情况

二语学习者能否达到目标语水平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本研究而言,高水平组的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接受程度尽管与汉语母语者相比还是要低一些,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判断与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不管是母语为话题突出语言(泰语)还是母语为话题不突出语言(菲律宾语)的学习者,都能习得汉语话题结构。根据Pan & Hu的研究,汉语移位类话题结构是句法允准的,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是语义允准的,并要求话题和述题中成分有交集,移位类话题结构中话题和述题中成分同指,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中话题和述题中成分构成母集和子集关系^[8]。另外,关于话题结构是在语义语用接口层面上具有交集允准的。因此,汉语话题结构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本研

究中高水平组的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语言外接口知识(句法和语用)是可以习得的, 不支持“接口假说”^[30-31]。

(二) 汉语话题结构不同种类的习得情况

表2显示, 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相比, 菲律宾和泰国被试都更能接受移位类话题结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如 Li 1996^[20]、曹秀玲等 2006^[16]。这主要是目标语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正面证据的结果。(1) 菲律宾语是话题不突出型语言, 较少使用话题结构, 母语迁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但菲律宾学习者与泰国学习者同样更加接受移位类汉语话题结构, 说明汉语输入发挥了主导作用。(2) 在汉语中, 移位类话题结构的确比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更加普遍, 更被汉语母语者所接受。(3) 移位类话题结构是句法驱动的, 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是语义或语用驱动的, 纯句法的结构比句法语义或语用接口结构更容易习得^[30]。(4) 移位类话题结构的生成话题进行了移位, 形成了句法语缺, 更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从而习得效果更好。相反, 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不涉及句法移位, 不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习得效果就差一些。

表4和图1以及简单效应分析, 这3项结果表明, 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各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上也存在差异, 说明他们对不同话题结构类型的习得是不一样的。就菲律宾学习者而言, 高水平学习者对第一种、第四种、第五种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汉语母语者没有显著差异, 对第二种、第三种和第六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就泰国学习者而言, 高水平学习者对第一种和第六种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 对其他种类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第六种话题结构(即关于话题结构)对学习者来说是最难习得的。这可能与这类话题结构是在语用接口层面上允准有关, 也说明了外接口的知识是比较难习得, 甚至不能习得的, 支持“接口假说”。由此可见, 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习得的总体效果掩盖了个体差异, 因为从总体上看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母语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 不同母语和二语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母语在被试习得汉语话题结构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从总体上看, 母语正迁移使得泰国学习者比菲律宾学习者更能够接受汉语话题结构。菲律宾语是话题不突出语言, 泰语和汉语都是话题突出语言。因此, 不管是低水平被试还是高水平被试, 泰国学习者对话题结构的判断均值基本上都高于菲律宾学习者, 而且泰国高水平组被试对话题结构的判断总体上来说跟汉语母语者比较相似。这都是因为泰语与汉语的语言类型距离较近造成的。另一方面, 他们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判断表现出明显的母语迁移。泰国学习者对第三种话题结构的习得比菲律宾学习者早, 很可能是因为泰语存在第三种话题结构而菲律宾语部分第三种话题结构不存在, 正迁移使得泰国低水平组的被试就已经能够较好地习得第三种话题结构。

本研究还表明, 汉语二语水平在被试习得话题结构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菲律宾和泰国低水平汉语学习者对话题结构的判断与汉语母语者都存在显著差异, 而两组高水平组学习者的判断与汉语母语者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越来越能接受汉语话题结构, 从而完成参数重设。

五、结 语

本研究采用句子可接受度判断任务, 考察了菲律宾和泰国被试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以及母语和汉语水平在汉语二语话题结构习得中的作用。结果表明, 低水平菲律宾和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是否合乎语法表现出不确定性, 高水平学习者能够习得汉语话题结构, 并且他们对移位类话题结构的习得先于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 对移位类和基础生成类子类型话题结构的习得受到学习者母语、目标语输入和子类型话题结构特性的共同影响。另外, 二语水平在他们习得话题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本研究是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进行的, 语言产出往往会比语言理解更难^[32-33], 将来需要从语言产出的角度看汉语二语学习者能否很好地使用汉语话题结构, 探讨他们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此外, 还可以采

用在在线任务考察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加工特点和机制。

[参考文献]

- [1] LI C N, THOMPSON S A.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C] // CHARLES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457-489.
- [2] HUANG C - T J.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a, 15, (4): 531-574.
- [3] HUANG C - T J. On the typology of zero anaphora [J]. Language Research, 1984b, 20: 85-105.
- [4] XU L J, LANGENDOEN D T. Top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J]. Language, 1985 (61): 1-27.
- [5] XU L J. Topic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 [C] // EVERAERT M M, VAN RIEMSDIJK H,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137-174.
- [6] IWASKI S, INGKAPHIROM P.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ai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LI C N,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8] PAN H H, HU J H. A semantic pragmatic interface account of (dangling) topics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11): 1966-1981.
- [9] HU J H, PAN H H. Decomposing the aboutness condition for Chinese topic constructions [J]. The Linguistic Review, 2009, 26 (2-3): 371-384.
- [10] XU L J. The topic - prominence parameter [J].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00, 20: 21-41.
- [11] XU L J. The topic - prominence parameter [C] // HAIHUA PAN, ed.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I. Hong Kong: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1: 209-234.
- [12] BURUSPHAT S. Thai: A topic prominent language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1989, 8 (1): 12-16.
- [13] LAW P S. Topicalization and null arguments in Malagasy, Tagalog and Tsou [C] // KERSTIN SCHWABE, SUSANNE WINKLER, ed. 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meaning and form: Generalizations across languag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7: 129-154.
- [14] Cubar E H. The archive classics: Topicalization and some related processes in Philippine languages [M]. Quezon: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2019.
- [15] XIE T W. An examination of the topic - promin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2.
- [16] 曹秀玲, 杨素英, 黄月圆, 等.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话题句习得研究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3): 86-102.
- [17] MU Z J. Topic - 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D].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 1994.
- [18] YUAN B P. Acquisition of base - generated topics by English - 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J]. Language Learning, 1995, 45 (4): 567-603.
- [19] LIU F. Acquiring topic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J].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5, 4 (1): 1-21.
- [20] LI W 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opic - comment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D].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96.
- [21] XIAO Y. L2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pic - prominent constructions [J].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004, 39 (1): 56-84.
- [22] YUAN B P, DUGAROVA E. Wh - topicalization at the syntax - discourse interface in English speakers' L2 Chinese grammar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2, 34 (4): 533-560.
- [23] 陈祺. 泰越留学生汉语话题句习得研究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5.
- [24] 胡丽娜, 常辉, 郑丽娜. 母语为英语和日语的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研究: 可加工性理论视角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8 (3): 17-28.
- [25] YUAN B P. Can L2 sentence processing strategies be native - like? Evidence from English speakers' L2 processing of Chinese base - generated - topic sentences [J]. Lingua, 2017, 191 (4): 42-64.
- [26] CLAHSSEN H, FELSER C. Grammatic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learners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 2006a, 27 (1): 3-41.
- [27] CLAHSSEN H, FELSER C. Continuity and shallow structur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 2006b, 27 (1): 107-126.

- [28] 曾涛, 李钰茜, 吴明军. 越南二语学习者汉语话题结构加工研究 [J]. 现代外语, 2021, 44 (1): 62-73.
- [29] 王文秀. 老挝留学生习得汉语式话题句及非典型话题句偏误分析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30] SORACE A, FILIACI F. Anaphora resolution in near-native speakers of Italian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6, 22 (3): 339-368.
- [31] SORACE A. Pinning down the concept of “interface” in bilingualism [J].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2011, 1 (1): 1-33.
- [32] HENDRIKS P, KOSTER C. Production/comprehension asymmetrie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J]. *Lingua*, 2010, 8: 1887-1897.
- [33]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三大情结与语言习得有效路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4): 540-549.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pic Constructions by L2 Learners

HU Li-na¹, CHANG Hui²

(1.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0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pic constructions by Filipino – and Thai – speaking learners and the role of their L1 and L2 proficienc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Filipino – and Thai – speaking learners with low proficiency showed optionality on the judgment of the topic constructions, while the advanced groups acquired the topic constructions successfully. Moreover, all the learners acquired movement – derived topic constructions earlier than the base – generated ones. Their acquisition of the subtypes of both movement – derived and base – generated on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first languages, target language input and the subtypes’ features. What’s more, L2 proficienc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opic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topic constructions; acquisition research; movement-derived; base-generated

(责任编辑 陈蒙腰)